

学术探讨

钱乙论治小儿疳证的特色

江苏省无锡县长安乡卫生院 胡明灿

宋代著名儿科医家钱乙所著《小儿药证直诀》(以下简称《直诀》), 颇负盛誉。该书所反映的学术思想, 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儿科临床。本文谨就《直诀》有关小儿疳证论治特色探讨如下。

立脾胃亡津之病机

对小儿疳证病机的论述, 在《直诀》以前的文献里, 大多是失之笼统的。如《诸病源候论》仅载有“疳湿疮”之病名, 《千金要方》所载的“走马疳”等, 也只是局部症状的描述而已, 《外台秘要》载有治疳痢方七首、治无辜疳痢方三首及治疳湿疮方六首, 皆有方无论, 未立病机; 最早的儿科专著《颅囱经》虽罗列了肝、骨、肺、筋、血、心、脾等疳, 也未揭示疳的本质; 《太平圣惠方》将疳证分为近二十种, 名目繁杂, 该书把疳的病因归结为“乳哺乖宜, 寒温失节, 脏腑受病, 气血不荣”, 惜未进一步指明何脏何腑受病、气血何以不荣的病机转归。

《直诀》在“诸疳”门中对小儿疳证病机作了如下的论述: “疳皆脾胃病, 亡津液之所作也”。此论直指源头, 最为提纲挈领。它不但把疳证纳入了脾胃病范畴, 而且点明此证的病机关键是“亡津液”。

钱乙认为: 小儿“脏腑柔弱”, “五脏六腑成而未全……全而未壮”, 处于稚阴稚阳发育阶段的小儿, 必须有赖脾胃以化生乳食精微, 如果“脾胃虚衰”, 必将“诸邪遂生, 鲜不瘦而成疳矣”。他通过五十余年的临床观察, 发现“大病或吐泻后”, 再“以药吐下”, 势必导致“脾胃虚弱亡津液”。“愚医”不顾小儿柔弱之

体, 不辨病证寒热虚实, “乃以大黄、牙硝辈诸冷药利之”, 或“以巴豆、硃砂辈下之”, “大下必亡津液而成疳”。以示疳证病机的症结所在。

当今儿科临床如钱乙所指的“愚医”之举虽不多见, 但大病或吐泻后, 若忽视了对脾胃津液的顾护, 确能渐令疳瘦。笔者在临床中发现, 凡小儿罹患身热吐泻之疾, 倘不及时治疗或治不得法, 病势缠绵超越一周以上, 因于热邪伤津, 吐泻丢液, 加之后期调护失当, 脾胃津液得不到及时的补充, 大多要出现唇燥口渴、纳呆便坚等症状。初期是小儿厌食症, 日久即成疳证。此类病候, 屡见不鲜。

如果对《直诀》所载“疳”的临床表现稍加分析, 则更可证实钱乙所创立的“脾胃病亡津液”这一病机的正确性。如“身瘦黄”、“皮干”、“发鬓作穗”者, 乃脾胃津伤, 化源匮乏, 气血不荣, 无以润泽肌肤毛发之故; 脾胃津液不足, 脏腑失却濡养, 无精气上注于目, 故见“目涩”; “饮水者, 脾胃虚, 津液少”, 故引水自救。

基于上述, 钱乙将小儿疳证归属脾胃之病, 更揭示了疳证本质是“亡津液”, 为后世开展小儿疳证的临床研究, 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。

开扶脾养胃法先河

钱乙根据“脾胃亡津”病机所开创的扶脾养胃法, 具有以下二个方面的特色:

一、治初病侧重养胃阴, 疗久疾功擅扶脾阳。

《直诀》曰: “小儿易虚易实, 下之既过, 胃中津液耗损, 渐令疳瘦”。又曰: “初病津液

少者，当生胃中津液”。其立法要旨，是颇值得我们深思玩味的。

就生理功能而言，脾为脏属阴，主升清散津，性喜燥而恶湿；胃为腑属阳，主纳食腐谷，性喜润而恶燥。脾胃同居中宫，一升一降，阴阳协调，共司纳化之职，供给机体生长发育之精微。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之下，脾与胃的功能属性也是有所区别的。因此，当脾胃亡津的病机一旦形成，其所表现出来的证候，必然会因功能属性的不同而有别。这一要点，正是钱乙在长期的儿科临床中，通过反复的观察、分析、综合和比较，所得出的真知灼见，可见其脏腑辨证的功力之深。

《直诀》曰：“大抵疳病当辨冷热肥瘦。其初病者为肥热疳，久病者为冷瘦疳。”钱乙在这里虽未明示疳证的临床表现，但据笔者领悟，所谓“肥”与“瘦”，是指形体消瘦的程度不同而言。即初病消瘦程度轻，久病消瘦程度重。所谓“热”与“冷”，是指病机变化的先后不同而言。初病伤胃阴，呈现多饮、唇燥、肌热、便坚、溲赤等虚热证候；久病损脾阳，出现肢冷、便溏、溲清长等虚寒证候。这不但从理论上能够说得通，而且在临床上也经常见得到。

再从钱乙所制白术散的应用范围来分析，《直诀》卷上与卷中载有应用白术散的共6处，其中4处曾明确指出其作用是“生胃中津液”。如“伤风下后余热”门：“以药下之太过，胃中虚热，饮水无力也。当生胃中津液，多服白术散”；又如“伤风吐泻身热”门：“此为胃虚热渴吐泻也。当生胃中津液……止渴多服白术散”；再如钱乙治朱监簿五岁子夜发热案、三岁子虚劳病案及郑人齐郎中子虚羸案，皆用白术散以生胃津。《直诀》卷下所载白术散的适应症，如精（津）液苦（枯）竭、烦渴躁、但欲饮水、羸瘦等，均为疳证初期胃阴匮乏的证候。且方中生胃津的主药“葛根”下注明“渴者加至一两”。至此，钱乙以白术散养胃生津的制方本意，当属明白晓畅矣！

据笔者临床体会，小儿疳证初期所呈现的胃阴虚病机，若因失治、误治而得不到纠正，

病势迁延日久，必致“阴损及阳”。这是从胃阴虚进展至脾阳虚的病机转化的必然规律。临床上出现的食欲不振、脘腹胀满、舌质淡、苔薄白、脉濡缓等见证，也符合脾阳虚的病机表现。《直诀》所载“益黄散（又名补脾散）治脾胃虚弱及治脾疳，腹大，身瘦”，虽未详列病候，但书中记有应用益黄散之处的见证，大多符合脾阳虚的病机。由此可以推断，钱乙以益黄散“补脾”者，其本意实乃扶脾阳也。

二、甘平养胃柔中寓化，甘温扶脾助运升阳。

“白术散”为治疳证初病而设，方中葛根味甘辛、性平凉，入胃兼入脾，养胃生津、退虚热、除烦渴，用量最重，当为主药；且葛根味辛能散，养胃而不碍脾，辅以藿香叶，少量木香，意在柔中寓化，加“四君”中和之品，补益化源，化源充沛，则津液必然来复。该方既具甘平柔润、养胃生津之功，又有轻灵通化、扶脾散津之妙，不但切合“胃中津液耗损”之病机，而且适应脾胃化气生津的功能。故钱乙称“唯多则妙”，其门人阎季忠亦谓“弥多弥好”也。

疳证初病失治或误治后，由于胃阴受损，化源匮乏，渐成内耗，脾气无津可散，终至阴损及阳。脾阳不振，失却当空之离照，阴邪必凝滞而不散。因此，疳证后期除出现面色萎黄、形体羸瘦等本虚证候外，还会出现肚腹膨隆、青筋显露、嗜食异物等标实证候，乃由脾阳不振而引起。钱乙明乎此，故制益黄散以补脾。益黄散方中虽无一味补正之品，然因脾喜温燥，故用陈皮、丁香（一方用木香）、青皮以理气健脾、芳香化浊；再加诃子敛津，甘草缓中，以防香燥之品劫夺营阴，合而为甘温扶脾之剂。脾阳振奋，则凝聚之湿浊得化而阴霾自散。故笔者认为，钱乙创制“益黄散”当为扶脾阳而设。

钱乙论治小儿疳证，首先考虑到病机的本质，再结合病程先后、脏腑喜恶等病理生理特点，兼及药物性味功能，分析综合，权衡利弊，审慎地制方遣药，为后世儿科临床的理法方药，确立了规范楷模，足资研索。